

帝国崛起

成吉思汗大谋略

一部值得政界精英、商界骄子、青年才俊反复研读的好书！

一部揭示战争与生存的鸿篇巨著！

一部融合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的百科式全书！

—— • ——— • 赵凯荣◎著 • ——— • ———



 中国长安出版社

帝国崛起

成吉思汗大谋略 ①

——·——· 赵凯荣◎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崛起：成吉思汗大谋略 / 赵凯荣著. --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107-0416-1

I. ①帝… II. ①赵… III. ①成吉思汗(1162~1227) — 人物研究 IV. ①K82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20621 号

帝国崛起

——成吉思汗大谋略(上)

赵凯荣 著

出版：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14号(100006)

网址：<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ccapress@yahoo.com.cn

发行：中国长安出版社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电话：010-85099947 85099948

印刷：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35.75

字数：522千字

版本：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07-0416-1

定价：68.00元(上、下册)

目录
(上)

- 第一章 铁血铁木真：**造种**运动 /1
- 第二章 箭杀胞弟，好勇斗**狠胆**略非人 /22
- 第三章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33
- 第四章 **朋友**是最大的财富 /42
- 第五章 婚姻：为了爱情的**联盟** /48
- 第六章 **借刀**杀人：统一战线大略 /60
- 第七章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72
- 第八章 **恩威**并施 /81
- 第九章 **清理**门户，攘外必先安内 /95
- 第十章 斩草**除根** /109

- 第十一章 顾全大局，委曲**求全** /117
- 第十二章 永**不言败** /128
- 第十三章 针锋相对，以**怨报怨** /139
- 第十四章 攻如穿凿之行，摆如**涵子**波阵 /151
- 第十五章 宜将剩勇追**穷寇** /163
- 第十六章 **智斗**札木合 /185
- 第十七章 **封而通**之 /192
- 第十八章 **王权**高于**神权** /212
- 第十九章 新**账**老**账**一起算 /228
- 第二十章 招降**纳叛**，以金**治金** /242
- 第二十一章 釜底**抽薪** /270

第一章

铁血铁木真： 造神运动





成吉思汗是有大谋略的人。

《元史》中讲成吉思汗，第一句话就是：“帝深沉而有大略。”这显然与已被毛泽东的那句“只识弯弓射大雕”定调的成吉思汗有不小的距离。

但《元史》却是真的。

成吉思汗“弯弓射雕”不假，但“深沉而有大略”更真。以强逞强仅有蛮力就够了，以弱成强，则非诉诸谋略特别是大谋略不可。

实际上，成吉思汗正是通过一系列“深沉”的“大略”从弱到强的。

成吉思汗的第一个谋略便是继续着他的祖先就开始的造神运动。

成吉思汗在世界的崛起无论如何都算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人们一般很容易将成吉思汗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联想在一起——正如毛泽东那首著名的词所表达的，但如果你今天到蒙古或者只是到内蒙古走走看看——与过去不同，现在这不仅在政策上被允许且由于旅游热而十分便捷——那么你的想法恐会十分不同。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坐在现代高速汽车上，而不是骑在马上，飞驰在一望无际的大漠和原野，不知要开多久才能偶尔发现旁边有一两辆同样飞驰的车子或一两座孤零零的毡包闪过时，你可能会同我一样心生诧异：成吉思汗崛起的力量在哪儿呢？这样想着，便更觉成吉思汗的故事可真正算得上是传奇中的传奇了。

然而成吉思汗的传奇故事正是从蒙古高原开始的。

多少年后，蒙古高原仍然与成吉思汗的那个时代一样，并无多大变化，就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而言，与成吉思汗的时代相比也并无特别的不同，但成吉思汗却已是他们真正的英雄、真正的神。而在成吉思汗之前，无论是其家族还是整个民族都不曾有这样的英雄和这样的神。

成吉思汗的时代，蒙古语并无文字，因而成吉思汗对于其祖先的了解，仅仅限于口传心授，可能很多人都玩过传口令的游戏，“老鼠”传到最后变味成了“大象”，可见其中的模糊与不确。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像汉民族，又有多少家庭是有历史久远且又较为完整的家谱呢？就算是有历史久远且又较为完整的家谱，其中的真实可信度又有多少呢？刘姓人何尝不想跟汉武拉扯上关系，赵姓人何尝不愿与宋祖有些瓜葛呢？因此，只有话语而没有文字我想并不会实际地影响成吉思汗对于其祖先的一般性了解，而且，蒙古人的许多故事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唱出来的，这倒不是因为唱的比说的要好听，而是因为唱的比说的要容易记住。这在今天是个常识，

同样一个记忆的东西，编成歌来记可能一辈子都忘不了。事实上，对于造神而言，只有话语而没有文字甚至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因为再也没有比只有话语而没有文字更利于营造神秘的气氛。

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神话的历史。从古代希腊的众神与恶魔之战，到中国的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夸父追日，越是久远越是神奇。

这种神话的历史对于成吉思汗有用吗？如果有用，那么到底有什么用？

答案是明确的。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某个家族和神话的历史扯得上边，那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想想吧，那时的人们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主权在民”的思想，有的只是“主权在天”。所以，中国的皇帝从来就自认为自己是“真命天子”、“真龙天子”，他的权力是上天给的，所谓“君权神授”。他当然不欠你平头老百姓什么，相反，他是衣食父母，如果说你老百姓有什么自由，有什么权力的话，你当然应该感谢天子，感谢天子开恩，感谢天子恩典。“开恩”也罢，“恩典”也罢，这些词都是一点不虚的。

“主权在民”就不同了，根本没有什么天子，也没有什么君权神授，相反，君主的权力不过是一种让渡，是人民让渡的。当然，人民也是可以随时视其表现收回的，照卢梭的说法，君主的权力是由“公意”决定的。

“主权在民”的话，神话的历史也就帮不上什么忙了；事实上，一旦“主权在民”了，神话的历史也就该结束了。

但君权神授的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想做任何事，都不能也不可能绕开神秘的东西。看看中国历代农民起义，有哪个不借助这种力量？陈胜、吴广在起义前不是在鱼肚子里发现了“陈胜王”的条子吗？那个什么韩明儿不是也发现了什么“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字句吗？甚至于近代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也不例外。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谁都想和神沾个边。成吉思汗也不例外，成吉思汗小时候，他的母亲就这样给他讲述了他们祖先的故事，时间跨越了二十多代，而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神话也就在此生成：成吉思汗的妈妈告诉他，他们的祖先是一只苍色的公狼和一只白色的母鹿。并说他们是受天命而降，奉天承运。

这在神话传说中似乎是一个通例，通常，主要表现在生殖的奇异上：有如圣母玛丽不需要男人而受孕、佛祖释迦牟尼从其母右肋出世，而不是





一般人所共同的那个出处生出，而成吉思汗祖先的神话索性省去了生殖的麻烦。这也省去了成吉思汗可能没完没了的追问：妈妈，神狼神鹿的祖先又是谁？无论是有文字也好，还是只有话语而没有文字也罢，永远不可能摆脱追忆的有限性，就算能无限追忆下去（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也会穷究到一个无文字甚至无话语的时代，在那里，追忆已成为不可能，然而其先人仍然实实在在地存在过。

这我们可以不去管它。神话反映图腾，这没什么奇怪的：崇奉猪、崇奉牛、猴，崇奉狼、鹿没有什么不同。

故事发生在 不儿罕山，发生在三河之源。

所谓三河，就是斡难河、客鲁涟河、土兀刺河；所谓不儿罕山，就是被此三河环绕之山。现在，已经是圣河圣山了。

游牧的蒙古人往往经常迁移，但那神狼与神鹿的后代们却再也没有离开不儿罕山，再也没有离开三河之源。

于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成吉思汗的先人也只是迁到不儿罕山的，至于这些先人是从哪里迁来，以及这些先人们的先人的情况，则完全淡出了记忆，语焉不详了。

这多少有点令人费解，神狼和神鹿肯定给他的儿子——同理，他儿子也给他儿子的儿子讲过他们的那些没有迁往不儿罕山的先人的故事，如是，这个线索是怎么断的呢？有后人说，成吉思汗的先人们在迁往不儿罕山之前曾与突厥发生战争，结果惨败，只有一男一女（显然是指那神狼和神鹿）逃出并到了不儿罕山。

光阴荏苒，不儿罕山麓的绿草换了一季又一季，三河之水结冰解冻了一回又一回，关于那神狼和神鹿的故事讲了一代又一代，神狼和神鹿家族渐渐人丁兴旺起来。

然而神话并未完结，神话仍在继续。

成吉思汗的母亲告诉成吉思汗，这一切发生在神狼和神鹿的第十二代孙——一对亲兄弟身上，哥哥叫都娃锁豁儿，弟弟叫朵奔篾儿干。奇的是，这都娃锁豁儿只有一只眼，长在额中，能观常人不能及处。一般在常人看来，这孩子似乎有生理缺陷，但神话传说往往会化缺陷为神奇。而弟弟也非等闲之辈，这“篾儿干”三字在蒙古语中是很有讲究的，只有神箭手才配有此称谓。当然，这是旁话，要说明究竟发生了什么，还得从他们

各自的婚姻说起，随着成吉思汗的母亲讲述，我们走进了历史深处的某一天：

一个晴朗的早晨，兄弟俩牧羊在不儿罕山巅，闲得无聊，两人逗起了蝥蛄。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弟弟的玩兴仍然很浓。忽然，他看见那只肥肥的蝥蛄想跑掉，连忙冲哥哥嚷道：“它往你那边去了，快抓住它！”

不料哥哥却全然未觉，眼看那蝥蛄挪动着肥肥的身躯钻进了一条石缝消失得无影无踪。

“看看，让它跑掉了，都怪你！你到底在干什么？”弟弟抬头看时，却见哥哥低头专注地盯着山下，嘴巴没有搭腔，眼睛动也不动。

“没有什么呀？”弟弟顺着哥哥的目光看了一眼。

“下面有一群走教特的人。”哥哥这才嘟囔了一句。

“从哪里来的？”弟弟看哥哥不像说谎，便追问了一句。

“从山脚的小溪淌过来的。”哥哥说着欠起了身，“要不要下去看看？”

“算了，有什么好看的！”弟弟兴致不大。

“这可不是普通的人家，有很多的勒勒车，每辆车都有一头大黄牛驾辕呢！我还看见前面有一辆白帐黑车，车上坐着一位漂亮的姑娘。”

“难道你还想讨一个老婆不成？”不等哥哥说完，弟弟就讥笑了一句。

“不，我是想为小弟你讨一个老婆，不然你又得去很远的地方求亲了。”这倒是实情，弟弟有点心动了。

这一切早被哥哥看在眼里，便笑着催促：“还不快点下去，不然可就没机会了！”

弟弟也就不再推诿，勒紧马肚带，随哥哥下了山。

下得山脚，便见一个豪华的车队横在眼前：蒙古包车，衣柜车，食品车，水车……最漂亮的是夫人小姐们坐的豪华的毡篷车。

其中，一辆白色的毡篷车装饰的尤为华丽：黑鬃绳修饰着双盘肠，边上绣有富贵不断头的花边，一峰白驼与黑底车身相映成趣。不过这一切丝毫也没有分散弟弟的注意力，他的眼睛一刻也没有从前面车中美丽姑娘的身上移开过。

“别挡住我们的道！”这时，那群人有点不满了。





“对不起，我们是本地兀良哈歹人。”兄弟俩连忙上前解释。

“噢，是伯颜之后啊，有何贵干？”人群中一位长者出来道。

“老人家，您贵姓？你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要不要帮忙？”哥俩上前对长者行了个礼。

“说来话长，”老人叹了口气，“我叫巴儿忽歹蔑儿干，我原本是阔勒巴儿忽真的主人。”看得出，老人有些忧伤，“我有一个女儿，叫巴儿忽真豁阿，嫁给了豁里秃马敦族的首领豁里刺儿歹蔑儿干，我们也随之迁到了他们的领地阿里黑兀孙……”

弟弟一拉哥哥的衣角，耳语道：“迟了，这姑娘已经嫁人了……”

“好好听长者讲话！”不等弟弟说完，哥哥就呵斥了一声。然后对老者笑笑，“既如此，为什么又要离开呢？”

“哎，现在他们禁止我们在那里狩猎貂鼠、青鼠和其他野物，为之，我们已经发生了多次冲突。”老者显出一脸的无奈。

“后来呢？”哥俩关切地问。

“这不，听说那儿旱山水草丰美，猎物丰盛，我们就不远千里东迁而来。”

“那么，这位姑娘……”弟弟实在忍不住，不由地插了一句。

“噢，看来这位小弟对车上那位姑娘有意，那是我的外孙女，是在阿里黑兀孙生的，她母亲正是我女儿。”

“原来是这样！”弟弟这才松了口气。哥哥借机连忙一把拉过小弟对老者道，“这是我的小弟，别看他年轻可已是一个出色的蔑儿干（神箭手）了，只是……”哥哥说着顿了一下。

“只是什么？”老者侧目端详着弟弟，心里已猜出了几分。

哥哥也就不再支吾，直言道：“小弟如今已到婚配之年，还没有遇到可心的人，适才巧遇您外孙女，他有点魂不守舍，不知您外孙女可曾许配人家？”

“没有，没有，我的外孙女还不曾许配人家。”老者连连点头，看得出，他对小伙子颇有好感。

“如若不弃，可否成全我的这位小弟？”哥哥一边说着，一边已拉着小弟跪倒在老者的面前，“请恕我们高攀！”

老者连连摆手道：“请起！请起！你们也是伯颜之后，哪里谈得上高

攀。”老者说着捋了捋花白的胡子，“按理，他们是门当户对，又不是同族，老夫也该成全了他们的好事，只是还应允我同外孙女谈一谈。”

老者去了。

这边哥俩忐忑不安，怀里像揣着个兔子。

那边，老者在和车上的姑娘说着什么，但见姑娘目光频频向他这边移来，两只手不停地摆弄蒙古袍腰带的尖角……哥俩几乎能感到姑娘脸上出现的红晕。

时间很短，哥俩却万般难熬。

老者终于回来了。

哥俩紧张地看着老人，老者面部表情的任何一个细微变化都可能勾起哥俩复杂的心绪。

“恭喜！恭喜！事情成了，什么时候下聘礼吃羊脖子啊？”老者笑呵呵道。哥俩怕不是真的，下意识地捏一下手腕，疼疼的。“是真的！”两人心里乐开了花，还是没忘腼腆地回礼道：“噢，这么大的事我做小辈的怎敢做主呢，一切听老伯的。”

于是商定了婚期，分手而归。

不去管那长长的别别扭扭不太顺口的人名和地名，总之，这弟弟的运气不错，艳福不浅，不用打光棍了。

这既反映出，成吉思汗的先人们的婚姻自由自主，早已不是汉族人父母之命，媒约之言了，又反映出他们婚姻之难。由于实行族外婚，他们必须要走很远的路去求亲，但有时就是走了很远的路也无功而反，这就是为什么总有频繁抢婚事件发生的原因，这也许就是朵奔篋儿干一直未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事实上，这种婚姻困难同样发生在成吉思汗的亲生父亲身上，而这也差不多决定或改变了成吉思汗的一生和整个世界格局——如果不是成吉思汗父亲的那桩婚姻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他死亡并由此牵扯出一大堆复仇头绪，可能就没有了成吉思汗，也可能就没有了十三世纪世界格局的翻天覆地的大动荡。一个人的幸福与不幸，竟这样左右了世界历史，就算是成吉思汗本人恐怕一开始也没有料到。

相比之下，这个朵奔篋儿干的婚姻还算是顺利的。当然，这也是有原





因的。毕竟朵奔蔑儿干的家族是不儿罕山的主人，而那个巴儿忽歹蔑儿干虽然很阔绰，他却刚刚丧失领地到异地谋生，来到了兀良哈歹族人这里，人生地不熟。因此，硬气的是兄弟俩，而巴儿忽歹蔑儿干却有求于他们，这样一来，嫁孙女就更是送见面礼。事实上，也正是哥俩的父母收留了他们。

接下来的自然是婚礼，成吉思汗的先人们的婚礼与今天从古老传统中沿袭下来的婚礼相似，是饶有趣味的。

婚礼当天的一大早，哥哥就来到了弟弟的毡包。

“起床了！”哥哥推醒了酣睡的弟弟，“天已大亮了，快去准备一下，好去迎亲啊！”说完就匆匆走了出去。

“你都说过多少回了，还要准备什么。”弟弟嘟囔着又翻了个身。

哥哥在蒙古包外套好了马驾好了车，接着利索地捆了几只肥羊，挑了几桶上好的酒，连同一些貂皮、鹿皮、水獭皮、鞣料鹿蹄皮一起装上了车，然后给马繫马尾扎上彩带。这时，弟弟也从毡包中走了出来，“怎么样？看我像不像个新郎？”

“让我瞧瞧！”哥哥手里的活不停，回头瞥了一眼，但见弟弟一身的红色喜服，背弓挎剑。

“我看倒像个武士。”哥哥似乎想笑，但忍住了，“不过，蔑儿干就该是这个样子！”

看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哥哥手一挥，“快去叫醒仆从和伴郎，并多带些盘缠，时候不早了，我们该出发了！”

很快，嘎嘎嘎一阵响，勒勒车就上了路。

不知走了多久，勒勒车来到了一处门前挤满人的毡包前。“来了！来了！”一阵细碎低语，显然是些看热闹的人在交头接耳。

“路上辛苦了，快洗把脸，休息休息！”门帘一掀，巴儿忽歹蔑儿干老人亲自出来迎接。

“这是小辈敬您的别勒格！”紧张中，弟弟连忙将一只羊腿献了上去。

“哎呀，都是一家人了，还这么客气。”巴儿忽歹蔑儿干老人嘴上这么说着，手却早就伸了过去。

接下来是喜筵……

深夜，疲惫已极的哥哥和弟弟才回到了专为他们准备的毡包。“快抓紧时间睡一会，明天一定要早点动身，必须在寅时前赶回去拜天地。”哥哥催促道，话一说完早已哈欠连天，倒头自睡了。

弟弟却难以入眠，辗转反侧，在哥哥的鼾声中度过了难熬的一夜。

翌日，天还没有亮，女方送亲的队伍就上路了。“新娘的嫁妆带齐了没有？”嘈杂中传来巴儿忽歹蔑儿干老人的声音。

“齐了！”黑暗中有人应到。

“失惕坤勒带了没有？”还是巴儿忽歹蔑儿干老人的声音。

“带了！”

“失惕坤勒是什么？”弟弟不解其意。

“你马上就会知道，”已为人父的哥哥只简单地应了一句，“就是新娘以母亲的名义赠送阿姑的礼品。”

“怎么去这么多的人？”

“伯颜家嘛，还不是图个热闹排场。”哥哥不以为然道：“再说，还有一些人要随新娘陪嫁过来。”

“也不光为这个，”巴儿忽歹蔑儿干老人这时不知从哪冒了出来，“这年头抢亲的十分多，总得有个提防啊。”

说话间，已近迎亲的新郎家沿路所点的旺火。火光映红了人群中每个人的脸，弟弟的脸也越发红朴朴的。

送亲的队伍终于来到新郎家毡包前，大家纷纷嚷道：“快开门，快开门！是不是不欢迎我们啊？”

“你们是哪里来的客人，也不通报一声。”新郎家突然冲出一群口齿伶俐的少妇，振振有词，当仁不让，“就是嘛，大清早的，围在门外，想打劫不成。”

“走开，快走开，不然可就不客气了！”一群少男少女也手执棍棒从两侧冲出来。

“嘿，怪了，是你们兀良哈歹族人向我们求婚，我们大老远赶来，却把我们拒之门外，岂有此理！”

似乎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双方各不相让，好一场舌战，局面一时竟陷入僵持。

“吵什么，吵什么？”新郎家中忽然出来个老头，争吵声戛然而止。





“没什么好说的，”这时，新娘家中也出来个老者，“我们送亲，不但不迎接还把我们挡在门外。”接着，把手一挥，“我们走！”

“哎，亲家慢走，亲家慢走。”新郎家中的老者让步了，“误会了，误会了，亲家消消气。”然后装作把脸一沉，对左右道：“还不快把最好的好尔吉酒酌上！”

“没关系，没关系，都怪我们事先没有通报。”新娘家的人这时也仿佛很开通，顺手将一些香袋、荷包、动物饰品纷纷扔到少男少女的阵中。

三角炉灶冒出浓浓的饮烟，婚礼开始了。

婚礼由司仪主持，男方的老者祝词。

“一拜天地！”

“二拜火神！”

“三拜父母！父母已故，兄嫂为代。”

随着司仪一声声长长的吆喝，婚宴的气氛达到了高潮：新娘新郎纷纷向来宾敬酒，新娘新郎互敬。紧接着宴会像开了锅，人们开始尽情地跳，尽情地唱，尽情地喝，尽情地吃，通宵达旦。

趁着一片闹哄哄，新郎新娘已悄悄拥入了洞房……

但是，对成吉思汗的历史性出场来说，重要的人物既不是那哥哥，也不是那弟弟，而是弟弟的新娘，那个叫阿阑豁阿的女人。

那叫阿阑的女人与那弟弟共生有两子，而那个哥哥则生有四子。哥俩感情至深，因此长期以来，兄弟两家一直共处一起，也算和睦。但，哥哥的死改变了一切。

哥哥的死，导致了两家的分裂。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与成吉思汗的身世真正相关的一个人开始进入到我们的视野。

哥哥死后，他的四个儿子决定将年老的朵奔扫地出门。

“你们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朵奔气愤至极。

“你算老几，还想管我们，好好管管自己的孩子吧！”显然，几个孩子觉得朵奔碍手碍脚，这样的无休止的争吵已经不是头一回了。

“是你们的爸爸临死前嘱我好好关照你们，否则我才不管呢！”朵奔只觉得冤，强辩道。

“你还好意思说？”哥哥的四个孩子一起愤愤道，“要不是我爸爸收留你们全家，你们恐怕早就饿死了。真是的，还好意思留在我们家，我们可养活不了你们一大家子。”

看来，是非走不可了。朵奔咽不下这口气，忿忿然：“你们是比我们富裕，但你们连亲叔叔都忍心背叛，日后怎能成大气？”

“少废话！”“少啰嗦！”“我们的事用不着你管！”哥哥的四个孩子才不管这一套。

“咣当。”朵奔的东西已经被扔到帐外。

朵奔绝望了，望天长叹：“哥哥呀，弟弟无能，没能完成你的嘱托，对不住了。”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凄惨地带着全家向不儿罕山深处走去。

朵奔又重新操起了自己多年未用的弓箭，往来于不儿罕山间。但毕竟年事已高，常常是力不从心。

这天，朵奔在不儿罕山的脱豁察黑的温都儿山狩猎了一整天，又是一无所获。傍晚，心灰意懒的朵奔拖着疲惫的身子牵着马摇摇晃晃走下山来。“哎，天公不作美！今天家人的晚饭又没有着落。”朵奔越想心绪越乱。

“噫，前面怎么有火光？”朵奔有点纳闷，快要近前的时候，朵奔看清了，有一个人正在烧肉吃。

“伙计，你的运气好像不错。”朵奔拖着饥饿困乏的身体凑上前去。

“也不怎么好，等了一下午，就打了这么一只小鹿。”那人头也不抬。

“比我强多了，我忙了一整天也一无所获。”朵奔已顾不得什么箭手的荣誉。

“看样子你是兀良哈歹族人吧？”那人这才抬头打量了一下朵奔。

“正是，”朵奔反问道，“你呢？”

“我也是兀良哈歹族人，”那人一边说一边让朵奔坐下来，“你今天还没吃饭吧？要不要坐下一起吃？”

“谢谢，家里人还在等我带猎物回去呢，”朵奔接话道，“既如此，请给我点份子肉吧！”

“当然，见者有份嘛，”那人十分豪爽，“不过，内脏不能给你，否则我以后一生都不会有这样的运气了，其余的则统统给你！”

这大大出乎朵奔的意料，有这么多东西在手，朵奔的心总算踏实了许多，脚下顿时也轻松了起来。





走了不久，忽听一侧隐隐约约传来小孩的哭声。循着哭声望去，看到远远地有两个朦胧的人影在晃动，走到近前，看清了，是一老一少步履蹒跚，破衣烂衫，蓬头垢面。朵奔顿生恻隐之心：“你们是哪里人？要到哪里去？”

“我们是马阿里黑伯牙兀歹人，被贫困所迫，到处流浪。”那老者边说边将那哭哭啼啼的小孩往朵奔的面前一推，“这不，都几天没有吃饭了，你如将你的猎物给我，我可以把孩子给你。”

“我把一只后腿给你吧，”朵奔犹豫了一下，“我家里人也还没有吃饭呢，孩子嘛，我就带走了，反正他对你来说也是累赘，跟着你也是受苦受罪。”

那老者无奈，只得连连点头，让朵奔将那孩子带走，好生对待。

那孩子就此成了朵奔的家奴。

请注意这个男孩！成吉思汗的身世之谜就此解开。

不久，朵奔也死了。朵奔死后，阿阑又生了三个孩子。尽管无夫生子在成吉思汗的先人那里也是有的，因为按成吉思汗的先人之民风民俗，阿阑即使与孩子的叔伯有子，也会被默许。但这些情况都被排除了，朵奔只有一个哥哥，可他早于朵奔而死。问题于是来了：阿阑是和谁生了这三个儿子？

阿阑和朵奔的两个儿子受不了了：“父亲死后，我们既没有叔叔也没有伯伯，妈妈怎么可能生三个孩子呢？”“我们现在怎么出去见人？”两人最后一口咬定：“一定是那个家奴的孩子！”

这些话自然传到了阿阑的耳朵里，压力之下，阿阑奋起反击，从此又添一则天孕生子的故事，在这里，神话又一次起了巨大的作用。

春天到了，又到了煮腊羊的时节。这天一大早，阿阑就把一家召集起来，一脸冷峻地对五个儿子道：“给我拿一束箭来！”

几个儿子愣了半天，“母亲今是怎么了？要箭干什么？”但又碍于母亲的威严，只得从命。哗，阿阑面前很快就堆了十几支箭。

“来！”阿阑吩咐五个孩子，“你们每人折一支，看看谁能把它折断？”

“这算什么！”五个孩子相互看了看，一脸的困惑。咋，咋，咋，咋，